

史學與紅學



[史學與紅學_下载链接1](#)

著者:唐德剛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3-1-1

装帧:平装

isbn:9789573271291

此書收錄有關史學與紅學的著作，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雖沒有鮮明的系統，不過作者歷經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自有發憤之作。作者認為，「文史不分」是傳統東、西方史學異曲同工之處，優秀的史學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學精品，主張史以文傳，避免僵硬執拗地治史，並強調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口述歷史是作者用功最勤的學術工作，而他對紅學也有極為深入的研究。

胡菊人先生說：「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這本《史學與紅學》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內文試閱：

《通鑑》與我

——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

我近來最羨慕柏楊。

羨慕他，不是因為他名滿天下、稿費如潮、美眷如花。

我羨慕他已經有這把年紀，還有此「勇氣」、「決心」和「機運」，來「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資治通鑑》！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體會出所謂「學術的世界性」。我們這部《資治通鑑》，不管從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來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鉅著！在人類總文明的累積中，找不到幾部。

「啃」是樂趣、是福氣、是運氣

我為什麼說柏楊在「啃」呢？這也根據我自己的讀書經驗。癡生數十年，啥事未幹過，只讀了一輩子的書。如今謀生吃飯的「正常工作」便是讀「正書」。工作之暇，去尋點消遣、找點「娛樂」，則去讀點「歪書」（借用一句我鄉前輩蘇阿姨的名言）。結果呢，工作、娛樂，正書、歪書，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釋卷」。

據說夏曾佑、陳寅恪諸大學者，胸藏萬卷，讀到無書可讀——他們嫌天下書太少了。我是個大笨蛋，越讀覺得書越多，好書太多、讀不勝讀——我嫌天下書太多了，有時真有點同情秦始皇帝。

書多了，讀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來他個「一目十行，千目萬行」。針對著這個「需要」，聰明的美國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應」——他們搞出個賺錢的行業叫「快讀」（rapid reading），這也是今日美國商場很時髦的生意。

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笨經驗，有些書——尤其是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讀」。相反的，對這種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頭一樣地去「啃」。我個人的體會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燈一盞，清茶一杯，獨「啃」古人書，真是阿Q的最大樂事。可是在當今這個「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商業社會裏，你哪有這種福氣和運氣，去啃其愛啃之書呢？

先師胡適之博士曾經告訴我說，讀名著要寫割記，然後消化、改組，再自己寫出來，這樣才能「據知識為己有」。這條教訓，對我這個笨學生、懶學生來說，還嫌不夠呢！因為有些「知識」我「消化」不了，「改組」不了，「寫」不出來，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裏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徹底的辦法，還是翻譯——漢譯西、西譯漢、古譯今。

「翻譯」工作，一定要對「原著」，一字一句，翻來覆去的「啃」，是一點含糊不得的。

荀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所以專就「為己」之「學」而言，翻譯一部鉅著，真要有不世的「機運」和「福氣」。進而能「人己兩利」，兼以「為人」，豈不更好？

咱也「讀」過《通鑑》

羨慕柏楊譯《通鑑》，我還有點私情，因為咱也讀過《通鑑》。通鑑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愛彌篤；為著她，我也曾闖過點「言禍」，而為士林泰斗所不諒。

說句更丟人的話，在下做了一輩子「學人」，如今將到「已無朝士稱前輩」的昏庸階層，我一輩子也只讀過這麼一部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頭偕老，我也仗著她招搖撞騙一輩子，終老不能改。

更慚愧的則是，我對《通鑑》只是「讀過」，而沒有「啃過」。

「讀」書——如果沒有個人拿著戒尺或皮鞭站在後面的話——是會偷懶的。再到難懂之處、不明不白之處、半明半白之處、索然無味之處，你會學楊傳廣跳高欄的——一躍而過，永不回頭。所以從「治學」方面來說，「跳高欄」和「啃骨頭」，就是兩個截然不同底境界了。

對於這部鉅著，我也曾「跳高欄」地跳過一遍，從頭跳到尾。我對《通鑑》有偏愛，數十年來，時時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數十年來，就從無此「機運」、「勇氣」和「決心」來幹這傻事。今見柏楊為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新生活運動」的副業

我什麼時候也「讀」過一部《通鑑》呢？

說來好笑，那是當年蔣委員長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推出來的。

記得那年我正在家鄉一所「縣立中學」讀初二。我們那所學堂雖小，口氣倒大——以「南開」自比。平時功課不輕，「暑期作業」尤重。但是這年——「新生活運動」開始之年——我們的「暑期作業」忽然全部豁免。原來蔣委員長要我們全部中學生，在暑期中「宣傳新生活運動」。

為此，我校在學期結束之前，還辦了一個短期宣傳訓練班，並學唱「新生活運動歌」。這個歌，我到現在還會唱。前年還在家鄉，對那些搞「五講四美」的小朋友們，唱過一遍。那歌的開頭是：

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

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

另外還有一首「宣傳使用陽曆歌」。什麼：

使用陽曆真方便，二十四節真好算

上半年來七念一，下半年來八念三

原來陰曆裏的什麼「立春」、「小滿」……等所謂「二十四節」是不定期的。使用「陽曆」了，則每月兩個節日，排得整整齊齊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們又練習了一些當時山東韓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邊」、「扣好風紀扣」、「刷牙上下刷，不應左右拉」等等新生活的規律。

準備停當，暑假返家，我就當起「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員」了。在下原是個「好學生」、「佳子弟」，老師怎說，咱怎做。

我家是在農村裏，住的是毛澤東要「打」的「土圍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圍）」。我是那大土圩子裏的小「土少爺」。附近農民中，看我長大的人，都尊稱我為「二哥兒」。可是這次返鄉我這個「二哥兒」要向他們做宣傳可就難了。

那正是個農忙季節，農民們三三兩兩地在水田內工作，我如何向他們「宣傳」呢？最後總算蒼天不負宣傳員，我終於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原來那年雨水不多。我鄉農民乃結伙自大河內車水灌田，俗名「打河車」。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過一條「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車，連環把河水，車向地面。那大水車每部要用六個人去「蹬」，三部車便有十八條蹬車好漢——這豈不是我最理想的「宣傳對象」？

我拿了鉛筆和拍紙簿，靜立一旁，等他們停工，好向他們宣傳「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車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漢忽然大叫一聲「哦……哦……」，接著那十七條大漢也跟著大叫「哦……哦。」水車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車，便坐下來抽他的旱煙。另外的人則在水桶內用瓢取茶喝，還有幾個小漢則溜到河下，泡在水裏。

我想把他們集合起來，來聽我講「走路靠左邊」，顯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風紀扣」就更難了，他們之中有幾位連褲子也沒穿，只在屁股周圍圍了一條又髒又大的白布——他們叫「大手巾」——哪有「風紀扣」好「扣」呢？

我認識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還是想試試，要郭七把他的隊伍集合一下。誰知郭七卻用他的「旱煙桿」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臉的說，「哥兒，去偷一包『大前門』來抽抽嘛！」

郭七這話並沒有冒犯我。事實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門」呢？但是這次我是來「宣傳」「新生活」的。宣傳新生活，怎能繼續做「小偷」呢？所以我們二人，談判決裂。

「哦……哦……」郭七吹了個大口哨，十八條好漢，又去騎他們底水單車去了。

我只有失望而歸。

認識了司馬光

「宣傳員」做不成了，但是晝長無事，我卻學會了用馬尾絲扣「知了」（蟬）的新玩藝，樂趣無窮。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貫注地向樹上扣「知了」，忽然發現背後站著個老頭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歲的老爸爸！父親問我為什麼不做「暑期作業」，而在此「捉知了」？我據實以對——我這期的「暑期作業」，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頭子說，「那你就替『我』做點『暑期作業』吧。」

說著，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給「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氣橫秋地重複一遍。

跟父親回到家裏的「書房」。這個三開間、全面落地玻璃窗、面向一座大花園的「書房」，有個現代化的名字叫「唐樹德堂家庭圖書館」。這個洋名字是當年「清華學校足球隊中鋒」唐倫起的。唐倫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隊的隊長名字叫孫立人。

在書房內，父親搬下了一個小木箱，這個精緻的黃木書箱上，刻了幾個碗口大的紅字《

資治通鑑》。

父親抽開木箱蓋，取出一本線裝書給我說：「這書，你的程度，可以讀。」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樣漂亮的「線裝書」。那時我最恨線裝書，但對這部書卻一見鍾情。那米黃色的紙，那麼賞心悅目，字體又那麼端正、整齊、清晰，書又是嶄新的，真是美觀極了。

我接過書來，立刻便被她美麗的裝潢迷住了——真可說是「愛不忍釋」。再翻翻內容，覺得並不難讀——因為我有讀《史記》的底子——故事也頗合我胃口。

「知了」早已忘記了，「老頭子」何時離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張圓籐椅，我便在那花香陣陣的紫藤架下，讀起《通鑑》來了。

這對我是個難忘的時刻。事隔數十年了，書被燒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卻隨時在夢中和冥想中，不斷地出現。

替老子讀書

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暑期作業」，便一刻未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時我自黎明開始，一讀便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我還不肯放書。我讀得那樣入迷——直使母親抱怨父親，父親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讀書生病的前科——一場傷寒，幾乎把小命送掉。

其實我那場病，與讀書並無關係。「書」只是替「病」揹黑鍋而已。但是那時無現代醫藥常識的鄉巴佬哪裏知道呢？

我把《通鑑》讀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長輩們還誇獎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鑑》換成《七劍十三俠》，他們便不會那樣想了，而事實上我看《通鑑》卻和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講一句八十年代的漂亮話，我只是覺得「歷史比小說更有趣」而已，「用功」云乎哉？！

不過讀歷史和讀小說，也多少有點不同。因為讀歷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那時我讀《通鑑》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變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對在我家中出出進進的、滿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輩的印象逐漸改變了。他們都是些能說會道之士，講起話來，都是出口成章的。

漸漸地我覺得他們所講的故事——都在我書中出現了，而書中的故事和他們所講的，則頗有出入。

他們都歡喜掉文。漸漸我也覺得他們所「掉」之「文」大有問題（與「書」上不對嘛！），有時竟漏洞百出，有時甚至驢頭不對馬嘴。

這些老長輩們一向都是我底「法力無邊」的老師，他們對我們這批孩子們的「訓誨」，也是居之不疑的。誰又想到在一兩個月之內，在我的「老師」司馬光比照之下，一個個都面目全非了呢？

秋季返學，更不得了，班上同學似乎也比以前顯得粗野無知。那位一向向我誇口、說什麼「你數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的潘駝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寶全失。

不用說，那教我們歷史的女老師，在課堂上時時出岔子——我當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們一向頂禮崇拜、教國文的蔡老師，他底學問，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天乎，讀了一部《通鑑》，境界上竟然有這樣大的轉變！是我自己長大了？還是被司馬溫公改造了呢？

做《通鑑》的文抄公

升入高中之後，我底第一位國文老師竟是個不折不扣底「江南鄉試」試出來的「舉人」。他自己也和范進一樣，頗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時，他出了個題目叫「三國人物選論」。我一下就「選」中了「五虎上將」中的關張二將，另加軍師孔明。在兩小時的時限中，我繳了一篇「作文」，大意我還有點記得；在文章的結論上我說：

關羽、張飛皆有國士之風也。然羽有恩於士卒而無禮於士大夫。飛則有禮於士大夫而無恩於士卒。各以短取敗，可悲也夫！

至於「軍師孔明」呢？我也一反傳統的「諸葛用兵如神」的老調，說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也」。

文章繳上之後，舉人老師顯然大為欣賞。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邊，問長問短，著實嘉獎一番，並用硃筆劃給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最初，當老師叫我進去時，我很有點緊張，怕他給我不及格。因為我這篇大文，大半是從記憶中，抄我老師司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該拿鴨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來時，雖然受寵若驚，但是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舉人老師連部《通鑑》也未讀過呢？

其實他老人家讀是讀過的，只是年老昏庸，忘記了；不像孩子們，一讀就記住。一下當起文抄公來，連堂堂舉人公也給我唬住了。

在中國科舉時代，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一個「舉人」還了得！在民國時代舉人絕種了，剩下幾個老頭子，簡直是「珍禽異獸」。想不到這些「鳳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鑑》——唬住了，餘下的飛禽走獸，對一位「通鑑讀者」，就只有莫測高深之嘆了。

「學會鬼拉鑽」

記得幼年時代，曾學過「少林拳」。有位師父教我們一套拳法，叫「鬼拉鑽」。它底口訣是：學會「鬼拉鑽」，天下把勢打一半！

「鬼拉鑽」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實最簡單。一，蹬下「馬襠」；二，左右兩拳輪流快速出擊，一秒鐘打它十幾拳——如土木匠「拉鑽」一樣。據他說學會這一套簡單拳法，當之者，無不被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我發現，自從「宣傳新生活運動」鍛羽歸來、替老頭子讀了兩個月的《資治通鑑》，居然也學會了一套「鬼拉鑽」。其後所到之處，只要之乎也者一番，自然就有人說你「漢學底子好」。反對你「漢學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鑽」來，一秒鐘你就可把反對者打得「鼻青眼腫」，「三江五湖，鮮有敵手」！

江湖上有名了，以後不論你加入什麼同鄉會、同學會、校友會、研究會、歌詠團、伙食團、麻將社、橋牌社、登山隊、旅遊隊……你都不會失業。他們會選你做秘書、文案、書記、通訊員等等要職，使你不負所學。

筆者的「現職」便是「國立中央大學、旅美校友會、第二書記」，專司向三岸校友寫八行書！

論「年高德劭」，我本應榮任校友會會長的。恨只恨我那些「沙坪舊侶」不知敬老尊賢，連個「第一書記」也不讓我幹，因為那一崇高職位還要「兼管其他會務」，量材器使

，我只能「專搞筆墨」！

我為什麼被下放去「專管筆墨」呢？據說是因為我「漢學底子好」，滿口之乎也者。之乎也者哪裏來的呢？全部出於《資治通鑑》！為什麼專讀《通鑑》呢？那是「替老子讀的」！「老子為什麼要強迫你讀《通鑑》呢？」無他，在下是「我的老師」蔣中正（我在中大時，蔣先生兼校長，稱「我的老師」並非招搖）的壞學生——把「新生活運動」宣傳糟了的結果。一著之錯便幹了一輩子幕僚、師爺、教書匠！

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我個人在中學時代，「讀」了一部《通鑑》，那雖然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但我卻深深感到這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歐美史、通史、斷代史、秦漢史、明史、清史、民國史、政治史、學術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鑑》。

《通鑑》是有其酸溜溜底「臣光曰」底哲學的。我們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開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寫給皇帝看的，看官們既不想做皇帝，則大可一笑置之。你不信，他也不會扣你右派帽子的。

但是我們的溫公卻有治學的雅量。他遍存諸史之真，廣納百家之言。他沒有改寫歷史，沒有「以論帶史」，更沒有「以論代史」。簡言之，我們的司馬溫公沒有糟蹋歷史，而糟蹋歷史，則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還有，我們讀歷史的怎能不讀點「原著」呢？

朋友，你要知道，「讀原著」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福氣呢。讀西洋史，有幾本「原著」好讀？上帝垂示的《聖經》就不知「翻」了多少觔斗，最後才來污辱我們漢文漢語，印出那種醜惡不堪的東西。

筆者也一度「啃」過格本的《羅馬衰亡史》。老實說，我就嫌這位盎格魯·薩克遜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筆，隔靴而搔那講拉丁語羅馬皇帝之癢。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們隔靴而搔的醜態，恐怕連長眠地下的格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俗語說，「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認異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筆，也無法傳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讀讀英譯《紅樓》、英譯《史記》，便知鄙言不虛也。

我們是有福讀我們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煙海、真偽雜糅。遠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之歎。今日再來摩挲古籍，那就更無從摸起了。所以溫公的長處，便是把十七史精華，並旁採百家，納於一爐，從而融匯貫通之。精讀此二百九十四卷，則趙宋以前，諸史精華，盡在其中矣。採精去蕪，君實（溫公）獨任之，毋待足下煩心也。

司馬光是個小心謹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遠房遠祖司馬遷那樣天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編出這部千古奇書、諸史之根的《資治通鑑》來。

章實齋說得好：「六經皆史也。」

歷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歷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鑑》既是諸史精華之薈萃，則《通鑑》也是通向一切諸家經史子集的總樞紐；掌握此一家，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膽地說，《通鑑》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

以前為著指導青年人研究「國學」，梁啟超、胡適之兩先生曾為諸後生擬訂一份洋洋數十部的國學基本書目。

在下如也練出上述兩前輩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擬一「國學基本書目」，那我就老實不客氣，一書定天下——《資治通鑑》。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書「啃」得爛熟，他還要請求國學大師們來替他開一紙「基本書目」嗎？我看不必了吧！

到了那樣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張了！

「繆大書箱」的真功夫

前已言之，我在中學時代，學了一套「鬼拉鑽」，完全是個「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討厭我「捉知了」，他是不會要我學的。斯時我祖父已去世，否則他也不許他兒子，強迫他兒子的兒子，去讀什麼《通鑑》的。胡適之先生生前便誇獎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兒子的兒子讀《資治通鑑》呢？

廢話少說。

且說我這套「鬼拉鑽」拉到重慶沙坪壩就失靈了。我發現在那兒，我那些師兄師姊們也各有一套。旁觀之下，便再也不敢學香港街頭的李小龍，去「找人打架」了。

我們沙坪壩那座大廟裏，當時還有幾位老和尚，他們的功夫，可就不是「鬼拉鑽」了。

在一次野餐會中，我和那位綽號「大書箱」的繆鳳林老師在一起吃燒餅。繆老師當時在沙磁區師生之間，並不太popular。他食量大如牛，教師食堂內的老師們拒絕和他「同桌」，所以他只好一人一桌「單吃」。

「進步」的同學們，也因為他「圈點二十四史」，嫌他「封建反動」。我對他也不大「佩服」，因為我比他「左傾」。

可是這次吃燒餅，我倒和他聊了半天。我談的當然是我的看家本領《通鑑》。誰知我提一句（當然是我最熟的），他就接著背一段，我背三句，他就接著背一頁——並把這一頁中，每字每句的精華，講個清清楚楚。

乖乖！這一下我簡直覺得我是閻羅殿內的一個小鬼，那個大牛頭馬面，會一下把我抓起來，丟到油鍋裏去。

繆老師那套功夫，乖乖，了得！

後來郭廷以老師在紐約告訴我，說繆老師曾一度避難來臺。但是在臺灣卻找不到適當工作，結果又返回大陸，終於被共產黨整死了！

其實今日臺灣——甚至整個海內外——哪裏能找到另外一隻和他容量相同的「大書箱」？！

繆公之外，我也發現那群教我中國文史的老教授如胡小石、金靜庵、顧頡剛、賀昌群、郭廷以，乃至授西洋史的沈剛伯諸先生，無一而非《通鑑》起家的。他們大半都「啃」過《通鑑》，不像余後生小子之只會「跳高欄」也。自此以後，我也咬牙切齒，恨我自己，不學無術。那點花拳繡腿，遇到真教師，人家一巴掌，就可把你打入大相國寺的糞坑裏去。自此以後，我一輩子的志向，也就是想下點「啃」的功夫。可是就一輩子沒有

真正「啃」過。一大把年紀了，碰到有人把我也列入「學人」之列，實在自覺臉紅。

胡適和《通鑑》

離開沙坪壩不久，我在美國就遇到另一位老師，那位反對古文的老祖宗胡適之了。那時最使我瞠目結舌的便是發現胡老師居然也是讀《通鑑》起家的。「歷史」原是他的「訓練」，而他受「訓」期間的看家本領，便是《通鑑》！胡適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書箱」——他讀《通鑑》是從十一歲開始的，他「啃」過《通鑑》。

胡博士（今後我當拚命叫我老師「博士」，以免人家誤會）覺得奇怪的，是我這個「小門生」也讀過《通鑑》，而且也是幼年期讀的。我告訴他我未讀過《續通鑑》，因為我那位老爸爸把《續通鑑》藏起來了，不讓我讀。

胡老師聞言，連說「可惜、可惜」，但是卻又說「不晚、不晚」。後來我這位恩師大人（我現在是叫他「恩師」呀！）終於把他書架上整套《通鑑》、《續通鑑》和《明紀》，都送給我了。書內還有恩師親批的手跡，還有恩師親書的讀通鑑札記呢！

可是那時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師十一、二歲時，便「啃」過《通鑑》（顯然獲益匪淺），為什麼他啃過的骨頭，卻偏不讓那些可以啃、也情願啃的青少年後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貪著「捉知了」，不就連「讀」的機會也沒有了嗎？

所以我以後和我的恩師抬了好幾年的槓。我認為「中學國文教科書」裏，白話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話文不應該搞「民主專政」！

我為什麼要重違「師訓」呢？理由很簡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談談《白話通鑑》

我個人讀《通鑑》，是愛讀其原文的。

可是近些年來教讀海內外，我也覺得倒楣的「古漢語」太難了。要青少年們再去享受點古典文藝訓練，簡直是不可能。那種詰屈聱牙的怪東西，連他們的老師——乃至好多名震一時的海外名學人——已經很難應付了，何況他們。

未碰而先怕，這種「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難克服的。「古典文藝」豈真如此難哉？胡適之輩十一、二歲就可通曉，豈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說句洋文遮蓋、遮蓋，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搞「古漢語」既然連老師、學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讀點「名著今譯」。真讀了「今譯」，再回頭去翻翻「古本」，「古漢語」往往會豁然而悟的——咱們方塊字、文言文，就有這點玄妙，它可無師自通。

讀「名著今譯」——我承認這是個人成見——第一部鉅著，應該就是《白話通鑑》。各界職業仕女、知識分子，週末少打八圈麻將，看看《通鑑》，是會變化氣質的。

麻將不必「戒」嘛，少打一點！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書，稍稍變換變換山外青山的社會風氣，這才叫做「有文化的國家、有文化的社會」嘛。同時也可為兒女做做榜樣。

在學的青少年大中學生，課餘之暇、情書情話之暇，搞一點學術性的「鬼拉鑽」，也不是壞事嘛。年紀大了，你會發現它的好處的。

至於學在下這行、靠歷史吃飯的——尤其是終日「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大學者和旅美名學人——倒真要把《通鑑》這種大部頭「溫習溫習」呢。

胸無丘壑，腹無名著，只是終日撿垃圾，到頭來，還是難免不通的。筆者淺薄一生，午夜夢迴，每每悚汗不已。謹以個人感受，質諸同文，不知以為然否？

不過話說回頭，讀古典名著今譯，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無技巧地直譯為白話，則其詘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於原文。

所以搞「通鑑今譯」，為著讓大眾讀起來有興趣，則譯者表演點「文字秀」，也是絕對必要的。

吾友柏楊，飽學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學，以他的彩筆，司馬光之力作，將重光於海內外，是屈指可待的。

我羨慕柏楊，這大把年紀，還能搞「為己之學」，來啃這塊大骨頭！

我更敬重柏楊，在「為人之學」方面，能把《通鑑》這部世界第一流鉅著，譯成白話，以饗大眾，真是為中華民族子孫造福。

筆者嚕嚕嚇嚇搞了這半天，問良心實在不是為好友柏楊伉儷拉生意、做推銷員。天日可表，我講的實在是肺腑之言。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寫於美東春雪封校之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五期

作者介绍:

唐德剛（一九二〇～二〇〇九）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其他著作

《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晚清七十年（貳）太平天國》

《晚清七十年（參）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

《晚清七十年（肆）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晚清七十年（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

《袁氏當國》

《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

《五十年代底塵埃》

《書緣與人緣》

《史學與紅學》

《胡適雜憶》

《胡適口述自傳》

《張學良口述歷史》

《戰爭與愛情》

《李宗仁回憶錄》

《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目录: 序／胡菊人

自序

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在「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成立會講辭原稿

中國前途在中國人

——大陸民主運動與中國前途研討會「中國人與中國前途」

文學與口述歷史

小說和歷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講稿

也是口述歷史

——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代序

海外中國作家的本土性

「惑」在哪裏？

——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清季中美外交關係簡史

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

桃園縣的「下中農」

《通鑑》與我

——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鑑》說起

從「人間」副刊談到台灣文藝

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

——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

前人著史後人評

《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

——《胡適的自傳》譯註後案

曹雪芹底「文化衝突」

——「以經解經」讀紅樓之一

海外讀紅樓

．．．．．(收起)

标签

历史

歷史

唐德剛

港台购买

文学

T唐德剛

经典

唐德剛作品集

评论

此书中有几篇文章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本人的史观就是被唐先生纠正过来的！我为我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叹，成于斯，败于斯，关键还在于取舍！

虽然文章的时效性已经过了，但是站在当下回望七八十年代的思想流变，还真是非常有趣，也足可叹息他们的“乐观”。至于红学，其实唐老论红楼梦的文章也就两篇，看看就行。

这本书是唐德刚的杂文集，由零星的作品拼凑而成。从文字来说，该书一如既往的“唐

氏风格”，读起来既有趣又易懂。从内容来说，有些过于繁杂，读起来不太通讯，不像其代表作之一气呵成，这也是本书的遗憾之处。编者为了编书而编书，没有充分考虑到唐德刚的作品风格。

[史學與紅學_下载链接1](#)

书评

纯粹由于书店清仓买的，本想无聊翻翻，却一口气读了所有史学的部分，大脑受到严重震荡。红学部分没看，不感兴趣。
本人喜欢历史，乱七八糟读了一些，但读书的大都像稀粥一样，喝下去还是饿。这本书却是美味的压缩饼干。语言精炼，内容涉及史学流派，治史方法，治学方...

自从看了《胡适口述自传》，开始追买唐德刚的书来看了。海外学人行文有一套半文半白的风格，而唐德刚语多诙谐，读来甚喜。广西师大的这套书，封面简洁，也是我喜欢的风格。 1.
唐氏把时下治中国史的学者分为三派：传统派、马克思派、西方派，各派老死不相往来，颇有见地；尤以...

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提纲携领，眉清目秀
。把中美关系几十年的脉络理清，难能的是把诸列强的互动也交待得很清楚。
对习惯从史实角度看的人，这种史实与史释结合的写法，好得很。

近来接连入手数部大部头的史籍，啃掉尚需一些时日。于是乎忙里偷闲，又读了一本唐德刚先生的文集——《史学与红学》。
这本书内地版的封面做的相当漂亮，取了部分脂砚斋的评石头记的原文稿，看起来十分赏心悦目。当然我读过这本书之后知道，书名虽然涉及了红学，但是书中内容论...

唐德刚的史学著作让人侧目，对于小说（红学）我看还是算了吧。
推荐各位看看《唐德刚-夏志清论战录》这本可以在网上找到的电子图书。

史學與紅學 下载链接1